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
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兩地交流有益青年　選舉操作豈能抹黑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龍聲飛揚

■龍子明

立法會選舉尚有一個多星期便會正式投票，反對派將反國民教育作為選舉工程，將國民教育和兩地青年交流妖魔化，打出「反洗腦」、「反國教」、「反赤化」的口號，企圖誤導和分化市民，同時掩蓋反對派在經濟民生上缺乏政績。但妖魔化國民教育和兩地青年交流根本站不住腳，因為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而兩地青年交流是推行國民教育生動活潑的形式。兩地青年交流有益於香港青年認識祖國和拓展自己的人生視野和事業，這是任何選舉操作無法抹殺的。

2007年6月30日，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港期間特別強調：「青少年是香港的未來和希望，也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我們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加強香港和內地青少年的交流，使香港同胞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薪火相傳。」

胡主席上述談話，得到香港社會各界廣泛認同，本港教育界亦率先回應胡主席的倡議，要求特區政府認真正視中國歷史教育在香港愈來愈薄弱的狀況。2007年7月1日，《明報》「胡總擊中特區盲點 教協也促強化中史科」的報道說：「胡總上述談話可說一擊即中特區政府的一大盲點。教協會長張文光形容回歸10 年來，香港學校裡的中國歷史教育愈來愈薄弱，因此即使沒有胡錦濤昨日的呼籲，教協也想找政府談談此事，張文光建議政府要名正言順地把中史定為新學制下通識必修的環節。」

讓更多香港青年走進內地認識國家

筆者當時也在傳媒發表《加強國民教育支援兩地交流》的文章，認為：「回歸前港英政府在香港推行殖民教育的教訓，恰恰說明香港回歸後必須把加強國民教育列為施政重點之一。政府應投放足夠資源推動豐富多彩的國民教育，以便令香港青少年可以知道自己國家的歷史文化，香港和內地有關部門應採取積極措施，支援兩地青少年交流活動。」

胡主席的講話精神，極大地鼓舞了香港青少年團體認識國情和開展兩地交流的積極性。在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中央政府各部委、香港特區政府和內地各省市政府的支持和協助下，香港與內地青少年交流的領域和層次都進一步拓寬，越來越多香港青少年能夠親身體驗國情，培養愛國情操。

作為一名資深青年工作者，我在十多年前開始組織交流活動，組織一個接一個的交流團，讓更多青年人走進中國內地，既進行交流，也參與社會慈善建設。我看到，香港人對內地的了解太少，很多青年人願意到外國旅行，卻不願意到內地交流。其實無論父母是富裕或是貧窮，做孩子的也要愛父母，也要孝順。但如果從來沒有見過父母，沒有相處過，根本談不上愛。所以，自己國家無論多強盛或多困難，我們也應該愛自己的國家。

粵港澳台青年擴大交流的重要平台

「兩岸四地青年大匯聚活動」創辦於2001年，由時任廣東省青聯主席萬慶良和時任香港青聯主席的本人共同發起。主辦方每年組織500至1000位香港、澳門、台灣和內地青年赴內地不同省市參觀交流，11年來，交流團堅持以火車為交通工具，走訪了井岡山、北京、秦皇島、上海、南京、張家界、長沙、韶山、西安、青島、寧夏、內蒙古及山西等地，參與者至今達到4000餘人。該項活動已成為粵港澳台青年增進了解、擴大交流的重要平台，為推動海峽兩岸和港澳地區青年交流與合作發揮了積極作用。

兩岸四地青年社團聯合主辦的2012年「愛我中華兩岸四地青年大匯聚火車團——山西之旅」，兩岸四地青年親身走進山西、走入平遙古城，了解晉商歷史、接觸山西當地居民，並拜訪太原鋼鐵廠等大型國有企業和深入商業老街「柳巷」體會風土人情。「火車團」通過走訪考察，思考不同文化背景對文化和城市發展的影響，加深對不同地方文化的了解，讓越來越多的青年人增加對國家的認識。

抹黑兩地青年交流有違新聞操守

本港某報8月13日刊登了該報一個「臥底記者」參與「愛我中華—兩岸四地青年大匯聚」火車團到山西的活動情況，香港青年交流之友主席謝曉虹已指出該報道「偏頗及譁眾」，批評某報「派記者暗中偷拍，其居心顯而易見，無非借機炒作，製造恐慌」。全國政協委員、前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也指出該報道「以偏概全」，並指出「有熱心人士、團體、企業願意出錢、出力、出物資來支持香港同學到內地交流，讓他們不因為家庭不寬裕而失去旅行、交流的機會，這種風尚真是值得大力弘揚的。」實際上，某報對2012年「愛我中華兩岸四地青年大匯聚火車團——山西之旅」的偏頗和抹黑報道，不過是選舉操作的一種表現。但是，為選舉操作不擇手段阻攔香港青年學生認識國家，有違新聞操守和道德。

兩地青年交流，是推行國民教育生動活潑的形式，有利於香港青少年認識國家的歷史和現況，了解國家面對的機遇和挑戰，激發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及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另一方面，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可使香港年輕人得到更多發展機遇和更大發展空間。連外國傳媒都承認，中國的經濟落後於美國，但它對於未來的樂觀情緒，它的社會活力遠超美國，「中國夢」已替換了「美國夢」。通過兩地青年交流，有利香港年輕人抓住國家大發展和兩地融合帶來的寶貴機遇，拓展自己的未來人生。

推行國民教育特別適合回歸祖國的香港

推行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香港也不能例外。外國學者Ramirez和Boli-Bennett研究了1870年到1970年各國憲法，發現憲法中訂明國家有義務提供國民教育的個案從43個增為139個，這顯示推行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香港經歷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令很多香港人對自己的身份產生疑惑，導致港人對祖國產生誤解甚至隔閡，難以作出中肯的定位。回歸後，身份認同一直是港人面臨的深層次文化問題。回歸以來的15年，港人一直在尋找自己的身份認同。因此，推行國民教育不僅是國際慣例，而且特別適合經歷了長期殖民統治後回歸祖國的香港。

開展國民教育和兩地青少年交流，一直廣獲社會支持，但至近期立法會選舉臨近，部分人士才「忽然反對」，激烈地進行反對和抹黑。但是，妖魔化國民教育和兩地青年交流根本站不住腳，因為國民教育的國際慣例，而兩地青年交流有益於香港青年認識祖國和拓展自己的人生視野和企圖，這是反對派的選舉操作無法抹殺的。

為香港未來選好立法會

《紫荊雜誌》評論員

2012年是香港特區立法會換屆選舉之年。今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在以下背景下進行：一是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經濟社會總體上保持着良好的發展態勢；二是美國及歐洲經濟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依然危機重重，給香港經濟發展帶來嚴峻挑戰；三是新一屆政府剛上任，廣大市民求變求發展的願望強烈，對政府新班子的期望和要求較高。

實際上，以梁振英為特首的新一屆政府十分關注各種民生問題。政府若要把貼近民意、改善民生、振興經濟的各項政策付諸實施，必須得到立法會的配合。此外，新一屆立法會還要承擔產生2016年立法會選舉辦法和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重要任務，因此，社會對新一屆立法會的組成十分關注。

即將進行的第五屆立法會選舉呈現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候選人數增加。2008年第四屆立法會候選人為201人，第五屆候選人為287人，增加了86人。二是登記選民增加。上屆立法會選舉登記選民中，地方選區選民為3,372,007人，功能界別選民為212,227人；第五屆地方選區選民為3,466,175人，功能界別選民為240,733人，總數比上屆多了122,674人。三是立法會議席增加。第五屆立法會議席總數為70席，比往屆增加了10席。四是選民權利與往屆不同。第五屆立法會選舉中，全體選民皆有兩張選票，每個選民可以選出屬於自己地方選區的議席，同時還可以選出屬於自己功能界別的議席。沒有辦法參加傳統功能界別選舉的選民，可以參加新增的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5個議席選舉。

近年來，部分立法會議員違背基本法精神，其言行已經不像是真心服務市民的議員，他們的表現，對香港的文明進步極為不利，只會將香港社會引向經濟停擺、民生凋敝的歪路。

9月9日是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投票日，選民需要的是能夠真正為香港謀福祉的民意代表，而不是浪費公帑阻礙發展的跳樑小丑；選民要的不是一個和行政機關尖銳對立、民生議題政治化的立法會，而是一個與政府相互制約，但重在配合行政主導的、代表廣大市民利益的立法會。

因此，請各位選民，珍惜手中的權力，用好手中的選票，為自己與香港的未來，選好立法會。　**（轉載自《紫荊雜誌》9月號）**

香港「紅衛兵」沒有禮貌

卓　偉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早探望在政府總部門外通宵絕食抗議的學民思潮成員，叮囑他們小心身體，並兩度禮貌地伸出手與黃之鋒握手，黃竟然不作理會，繼續謾罵，連文明社會做人的起碼禮貌都沒有，簡直活脫脫就是「少年版長毛」，令人反感。學民思潮思想之極端，行動之激烈，與當年文革的紅衛兵並無兩樣。學生的本分就是學習而非搞政治，過早地去參與到成年人的政治遊戲中，墜入骯髒不堪的政治渾水中，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黃之鋒的父母據稱都是公民黨黨員。其所領導的學民思潮對外裝出獨立面目，實際上卻是配合反對派的選舉部署，炒作國民教育爭議。對此，善良的人們不能不有所警惕。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早探望在政府總部門外通宵絕食抗議的學民思潮成員，叮囑他們小心身體。當梁振英兩度禮貌地伸出手與黃之鋒握手時，黃竟然不作理會，並且繼續謾罵，一副盛氣凌人、氣燄囂張的模樣，連文明社會做人的起碼禮貌都沒有。雖然梁振英不以為忤，但黃之鋒等人缺乏最基本的禮儀及待人接物態度，令文明社會的人感到反感。就算彼此意見不同，梁振英身為行政長官與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來探望學生，但學民思潮成員卻是一味的指罵批評，甚至連握手這種基本禮儀都不顧。

缺乏最基本的禮儀及待人接物態度

事實上，學民思潮由始至終都堅持要一刀切推翻國民教育，將有關認識國情、培養學生國民意識的內容完全摒棄出課程內容。思想之極端，甚至連當年文革的紅衛兵也無法相比。當局曾經多番接觸學民思潮就課程內容交換意見，甚至在國民教育委員會內預留其席位，但他們卻堅拒溝通，並且將行動不斷升級，四處狙擊立法會候選人，如遇到意見不合者，立即發動成員包圍辱罵，人身攻擊。他們逐個政黨上門施壓，甚至發動所謂「包圍政府總部」行動，迫使政府撤回課程。這種將不同意見者視作敵人的行徑及思維，與當年紅衛兵「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手持「大字報」四處進行「大批鬥」、「破四舊」、「抄家」等有什麼分別？這難道就是香港下一代應有的素質嗎？

前北大校長蔡元培曾說過，「年輕人應該致力於學術研究，不應將精力用作政治活動上。」學生關心社會事務是好事，但成長中的學生應該去上學，而不是上街，更不是如「紅衛兵」般四處批鬥。然而，現時學民思潮已變成一個激進組織，不斷將國民教育議題政治化，這種手段根本不應該出自學生團體之手。再看黃之鋒等人的激進言行，活脫脫就是「少年版長毛」。當年長毛「四五行動」到處「抬棺材」衝擊政府；現在學民思潮亦拿着標語、大字報狙擊官員；長毛在立法會上以罵人起家，黃之鋒也是不遑多讓。長毛可謂後繼有人。這種現象亦說明推行國民教育的必要，如黃之鋒等人正需要加強公民黨素質、禮儀、守法的培訓，至少讓他們知道在對待不同意見者的時候，握手是一種禮貌而非做「騷」。

炒作國民教育　扭曲正常選情

在這次反國民教育行動中，湧現出不少自稱政治中立團體，如學民思潮、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等，對外裝出一副獨立的面目，實際上卻是為配合反對派的選舉部署，炒作國民教育爭議為反對派製造議題。黃之鋒的父母據稱都是公民黨黨員。學民思潮成員在選舉論壇上亦公然為社民連副主席吳文遠助選；其發言人曾多次參與反對派遊行，是反對派的中堅分子。至於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發言人陳惜姿是《壹週刊》前副總編輯，是黎智英的得力幹將；另一位發言人黃瑞紅為公民黨黨員，曾參與區議會選舉，其丈夫譚駿賢是工黨成員，亦在今屆立法會選舉出選。這些團體顯然與反對派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學民思潮、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在立法會選舉的最後關頭不斷發動大型抗爭行動，時機上的敏感，顯然是一種選舉炒作，並藉國民教育議題攻擊政府及建制派候選人，扭曲正常選情。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曾說：「正義就是每個人在社會中都努力做好自己本分的工作。」學生的本分就是學習而非搞政治，過早地去參與到成年人的政治遊戲中，墜入骯髒不堪的政治渾水中，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香港社會尤其要提防部分人故意煽動，將涉世未深的學生變成某些政黨及政客的棋子。學生理應拒絕參與學民思潮「紅衛兵」式的狙擊行動。市民也應看清這些團體的真面目，不要受其蒙騙。

「保釣事件」與美國的亞太新戰略

郭松民

香港保釣人士和保釣船都已經平安回到了香港，作為一個具體事件，可以說暫時告一段落了。但由此引發的長遠影響，可能才剛剛開始。一個絕非偶然的動態是，日本陸上自衛隊和美軍立即開始了實施防衛島嶼的演習。有日本防衛省官員透露，此次演練是假想釣魚島「受到中國軍隊侵攻」時，日方將如何奪島的情況。美國在中日爭端中，為日本撐腰打氣立場昭然若揭。

回顧美國自19世紀60年代結束內戰，開始作為一個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加入到角逐世界霸權的遊戲以後，美國對日本一直採取了「養寇自重」的政策：一方面，利用日本作為侵略中國的馬前卒，便於自己推行「利益均沾」的政策，另一方面，利用日本作為打擊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國的「鬣狗」，藉機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當然，毫無疑問的是，與此同時，日本也在利用美國的縱容和支持，來實現自己的擴張迷夢。

1854年，日本開國僅三個多月，就開始着手吞併琉球，強迫當時和清朝有宗藩關係的琉球王國締結不平等條約，此舉得到美國的偏袒和縱容。1874年，日本侵入台灣，得到美國軍艦「蒙那肯」號的聲援。在甲午戰爭期間，美國甚至還利用駐華使館的外交特權，窩藏包庇日本間諜，並向日本提供軍事情報。1937年12月12日，日本飛機不顧國際慣例，悍然擊沉停泊在長江的美國炮艦「帕奈」號（該艦甲板上塗有巨大醒目的美國國旗標誌），但即便發生如此嚴重的事件，美國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輸往日本的戰爭物資不減反增，從1937年到1938年美國對日本輸出總額每年均保持在2億多美元，1940年和1941年，美國對日出口的物資74%是被稱為「戰爭血液」的石油。與此同時，美國對華出口的物資卻遠低於對日出口，通常只及對日出口的1/3左右——這意味着美國一直在強化日本的侵略能力，弱化中國的抵抗能力。

在冷戰結束後，美國一度把注意力集中到「反恐」。奧巴馬上台後，美國高調宣佈重返亞太，日本也日益顯得急躁和亢奮，美日重返「傳統關係」的跡象越來明顯。

面對這樣局面，中國也應該有自己相應的對策。筆者認為，中國必須從民間保釣為主，轉為政府保釣為主——中國政府應該及時採取果斷的、強有力的和決定性行動，打消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任何幻想！

縱觀歷史，日本只有在遭受強有力打擊後，才會變得溫順，放棄擴張念頭。比如在唐高宗時期，朝鮮半島處於高句麗、百濟、新羅相互爭鬥的「三國」時期，日本以支持百濟為由介入半島內部紛爭，唐高宗決定強力反擊，公元663年，在白江口之戰中，唐朝海軍給予了日本海軍以毀滅性打擊，此後1000多年的時間裡，日本就一直不敢覬覦中國大陸及朝鮮半島。明朝萬曆年間，日本一代梟雄豐臣入侵朝鮮，被明朝和朝鮮聯軍驅逐，豐臣秀吉鬱鬱而終，此次勝利也震懾了日本近300年。1874年，日本嘗試入侵的台灣，清軍在有把握武力驅逐日軍的情況，為息事寧人，賠償日本50萬兩白銀，這讓日本覷破了清朝的虛弱和膽怯，也大大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僅過了20年就挑起了甲午戰爭。

相比較而言，那些比較有「帝國」經驗的國家，就知道日本聽得懂什麼語言。比如1897年，美國吞併夏威夷，日本派出軍艦，試圖武力干預，美國海軍則脫下炮衣，表示不惜一戰，日本逡巡再三，只好主動撤回對美國的抗議。1939年，日本在諾門罕挑起事端，深知日本性格的斯大林調集了大量坦克、火炮和飛機，給入侵日軍以殲滅性打擊，此次教訓之深刻，使得日本即便在後來德軍兵臨莫斯科城下時，也不敢對蘇聯發起進攻。

在釣魚島問題上，中國只有遵照毛主席制定的「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開展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才能使日本繼續走和平道路，放棄在美國的支持下重走侵略擴張老路的幻想。而沒有了日本充當打手，美國鑒於和中國直接較量的慘痛教訓，在重返亞太時會慎之又慎的。